

挚爱 亲情

心灵 漫笔

犹记儿时挑灯笼

■卢奎军

家乡的元宵节是一个隆重的节日，有几个传统习俗：出嫁的女儿会被娘家人接回看灯，做舅舅的要给外甥送灯笼。而我最看重、最开心的是连续挑三个晚上灯笼的习俗。

小时候，农历正月十四的傍晚，天还没有黑，村里的孩子们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提着自己心爱的灯笼，争先恐后地跑到大街上赛灯——看谁的灯笼更好看，谁的更亮。用手中的灯笼互相对撞时，孩子们嘴里会唱道：“灯笼更，灯笼会，灯笼亮了回家睡。”顿时，宽敞的大街成了灯笼的河流，平时寂静的乡村夜晚，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挑的灯笼是母亲亲手做的。她心灵手巧，年年做出新花样——有引吭高歌的公鸡灯，有摇头摆尾的金鱼灯，有张嘴瞪腿的蛤蟆灯。每次我挑着灯笼刚走到大街上，就引来大人小孩的围观，听到人们带着笑意的赞叹：“老胡还怪巧哩，给她孩子扎的灯笼年年多好！”“老胡还怪有功夫哩，给她孩子扎的灯笼年年不重样！”听了人们对母亲的夸赞，我心里甜滋滋的，步子也轻快有力了。

正月十五晚上，哥哥陪我赛完灯回到家中。母亲让我俩用灯笼照一照脸和身子、照一照屋里的角落。当时，虽然母亲给我讲了这样做的意义，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。直至成年后我才彻底懂得，那是村里流传多年的习俗：人们认为正月十五的灯火最“毒”，照一照人脸，可祛疾病；照一照角落，可杀“五毒”；照一照院子，可驱灾祸。听说山东、江苏等地也有这样的习俗——“正月十五照一照，蝎子蜘蛛都灭掉；正月十五照一照，眼明耳聪口臭好。”

正月十六晚上，夜已深了，我和小伙伴仍兴致勃勃地挑着灯笼在大街上游走。父母找来，让我们回家，并让我们将手中的灯笼烧掉。比我小两岁的水力因为不舍得烧掉心爱的灯笼，急得要哭了。他当教师的父亲一边向他讲解“今年的灯笼，不能明年挑”，一边许诺“明年给他买个更好的灯笼”，他才忍痛将自己的灯笼焚烧了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纸灯笼悄然被电子灯笼所代替。多彩的电子灯新颖时尚，有音乐能唱歌，能发光有动作，颇受孩子们喜爱。可我觉得它没有跃动的火苗，缺乏年味和厚重的民俗文化味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儿时挑灯笼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尤其是“照灯”的习俗可谓刻骨铭心。如今过元宵节，我总想用灯火照一照孩子的脸、照一照屋里的角落、照一照院子……

过年那顿团圆饭

■温暖媛

父亲在世时，全家最盼的是大年初二——那天姑姑们会带着孩子回娘家。爷爷奶奶去世后，我们家就成了姑姑们的“娘家”，因为父亲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儿子。

去年，我接过了掌勺的担子。十一口人分两桌，荤素冷热都要兼顾，我准备了十多盘菜，每上一盘就一扫而光，成就感满满。

半个月前小女儿就问：“今年家里还会这么热闹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当然啦！”她立刻凑过来：“妈妈，我帮你想想做什么菜吧！”

“可乐鸡翅！”小女儿刚开口，大女儿就接话，“妈，你上次在里面加了鸡胗，非常好吃。”“行，那就可乐鸡翅加鸡胗，第一道菜。”

“妈，你新学的那个鱼要做什么吧！我最爱吃了。”“行！这道菜也简单，鱼蒸好浇汁就行。再做个醉虾。”我笑着补充。

“炒个西兰花，素的。”“嗯，再加个蒜薹木耳鸡胸肉，五道了。凉菜切个牛肉和肘花，就有七道了。圣女果一盘，解腻，八道；你们去年喜欢的孜然羊肉再来一盘，九道；蒸鱼蒸鸡葱蒜带汤上锅——这道是你姥爷以前的拿手压轴菜，十一道菜了……”我越说越起劲，和小女儿一起笑出了声，“你看！多简单！都十一道了！带汤十一道，不带汤正好十全十美！最后再加个凉拌莲藕或酸辣莲菜条收尾，成双成对妥了，十二道。”

“好好好啊！”两个女儿击掌欢呼。

大年初一，我备菜忙到凌晨。厨房已提前收拾得亮堂堂的，只等家人一到，烟火气立刻升腾。零食摆满桌，水果鲜又甜，各类配菜都切好洗净。我始终觉得，饭菜要吃刚出锅的，现炒现吃才是家的味道，才是过年的诚意。屋里鲜花绽放，绿植生机盎然，连家里的小成员——鹦鹉“芒果”、小乌龟“爱洗澡”，也安安静静等着看热闹。

想起去年大年初二，我第一次张罗两大桌菜，手忙脚乱，脸都顾不上洗，更没吃好上桌吃饭。

今年不一样，我提前规划，从容备菜：水果清洗切盘，蔬菜洗净配好，冷冻的鱼虾提前解冻，肉类切好备齐，保鲜膜仔细包好，一一放进冰箱。所有工序都已提前搞定。

初二那天，热菜一上，我稳稳地坐下来，和家人一起好好吃了一顿团圆饭。一年中，最盼的就是这顿热闹的家宴。家人围坐，说说笑笑，锅里热油翻滚，香气弥漫全屋，耳边听着姑姑们连声说：“太丰盛啦，太丰盛啦！”看着孩子们吃得满足，这便是最踏实、最温暖的幸福。

年的意义从来不是排场，而是团圆。外面的饭局是人人情，家里的饭菜是心安。再华丽的邀约，都抵不过一句：“回家吃饭吧，就等你了。”一桌家常菜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烟火气里，藏着一整年的温柔。这顿团圆饭，就是我家过年最隆重的仪式。

载满爱意的后备箱

■陈冲

春节假期返程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外面就传来了细碎的声音。我揉着惺忪睡眼走过去，看见母亲正弯腰，小心翼翼又动作麻利地把一个个包裹整齐的物件往我的后备箱里塞。

后备箱不算小，可此刻早已被填得满满的，连一丝缝隙都不肯留下。最显眼的是叠放好的几串腊肉，色泽红亮，泛着淡淡的油光，是冬日里母亲慢慢熏制的，每一口都藏着家乡的烟火气；新鲜的猪肉被切成小块儿，用保鲜袋分装好，还细心标上“炒菜”“炖汤”等字样；还有几条处理干净的鱼，裹着少许盐——母亲说，这样能保鲜更久。

角落里，放着一瓶沉甸甸的芝麻油，瓶身是朴素的玻璃瓶，标签有些泛黄。那是母亲用自家种的芝麻托人榨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打开瓶盖，一股浓郁的芝麻香便弥漫在空气中，拌菜、调味，都是最地道的家乡味。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新鲜的青菜，是母亲昨天下午在自家菜园里采摘的。

我靠在车旁，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忍不住轻声说：“妈，别塞了，真装不下了，再塞车门都关不上了。”母亲头也不抬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，一边把菜心往缝隙里塞，一边笑着回应：“挤挤，再挤挤就能装下了。这些都是家里的东西，不值钱，吃着可比城里买的放心。你在外面工作忙，要好好吃饭，别凑合，多吃些家里的东西，补补身体。”

父亲站在一旁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上前，帮母亲把较重的包裹往里挪了挪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生怕哪个物件没放稳，路上会磕碰。阳光渐渐升起，洒在他们身上，父母鬓角的白发格外显眼，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也是为我操劳的印记。

终于，母亲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用力推了推后备箱的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车门稳稳关上。她长舒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如同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。可我却看着那被塞得满满的后备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有不舍，有感恩，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酸涩。

我知道，这满满的后备箱装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土特产、不是寻常的鸡鸭鱼肉，而是父母藏在时光里的牵挂，是他们无言的爱。在我看来，返程时的每一个后备箱里都装满了家人沉甸甸的爱，那份爱不分轻重、不分贵贱，都是一样的真挚与滚烫。

车子缓缓启动，从后视镜里望去，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渐渐消失在视线里，可他们的笑容、他们的叮嘱，还有那满满的爱，永远留在我的心底。我知道，告别从来都不是结束，而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。无论相隔多远，无论日子如何变迁，家永远都是我温暖的港湾。父母的爱，永远是我前行路上最坚实的依靠。被爱意超载的后备箱载着父母的牵挂，也载着我回家的眷恋……



漯河市魏老师培训中心

优秀作品选登



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启蒙、文学艺术赏析等

地址：黄山路与颍江路交口东北角五悦里南楼三楼  
电话/微信：13781721689

世间有味是过年

■市实验中学八(19)班 杨特

年味，是烟火人间最温柔的滋味。它藏在最庄重的习俗里，藏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，更藏在一家人围坐的温暖里。在我心中，这年最难忘的味道是祭祖时的虔诚，是亲人回家的期盼，是年夜饭里四溢的香气。

与清明的祭扫不同，我们家的祭祖是在过年的下午进行。打我记事起，爷爷每年除夕中午吃过饭后总会在院子里叠些纸钱，说要给那边的家人送些钱，过年花钱买些吃的。午后阳光温暖，全家人一起前往墓地，在墓碑前摆上肉、水果，再倒上酒。爷爷今年八十多岁了。当他呼唤着他的父亲、他的爷爷、他的长兄，一句沙哑、真挚、深沉的“过年了，俺来看你们了”道出了无尽的怀念。

如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某部电影中的那句“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”有了更深的感悟。过年就是要和家人在一起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你的亲人都在家里等你。

祭祖结束后，哥哥开车，带着我前往火车站，迎接姑姑一家回家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归家的期待与喜悦。当看到姑姑、姑父、表哥提着行李走出站台时，我们笑着迎上去接过姑姑手中的包，表哥也拍了拍我的肩膀聊起了近况。久别重逢的暖意自然的寒暄里慢慢流淌——世间有味是过年。

傍晚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正式开席。厨房里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忙着端菜上桌。不一会儿，丰盛的菜肴摆满一桌：香气扑鼻的红烧鱼象征年年有余，圆滚滚的丸子代表团团圆圆，金黄的饺子藏着平安顺遂。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灯光温暖，笑语不断。我和表哥聊着各自的学习与生活，长辈们诉说着一年的牵挂与思念。饭菜的香气与温馨的话语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最动人、最浓郁的年味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这一刻，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诗的深意。祭祖让我珍惜团圆，年夜饭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原来世间最珍贵的味道从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家人相伴、灯火可亲。



舞阳农民画 盛世民乐

张新亮作

且将亲情捧掌心

■王爱景

春节，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。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。大年初二，我们一家先到婆婆家，和孩子的姑姑一家齐聚一堂。孩子们相见甚欢，嬉笑打闹，晒红包；大人们聊着大人的话题。互相陪伴的快乐，都藏在这新春的团圆里。

下一个行程，回我娘家。我家先生明白我回娘家的迫切心情，一早便备好礼品，缩短在婆婆家的时间——他懂我对亲人的牵挂，也愿意陪我把这份亲情捧在掌心。我甚是感动。“欲识归宁意，三年岁数阴。”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到归宁日。迎着暖暖的风，和着路边树木花草的好心情，就连堵车也不觉得慢。这时，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微信群里也热闹起来，互相寒暄，看着刷屏的“欢迎大姐回家”，幸福着、感动着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亲情的温度。

经过五个小时的车程，到达了故乡。车子刚到巷子口，我就闻到了幸福的味道。也许是远嫁的女儿很受欢迎吧，远远就看见老爸、弟弟还有大侄子、大侄女在街口迎接。老爸见面就夸我清瘦，呼儿问苦辛。此刻，老爸爸的院子瞬间被热闹填满了。老爸早早备好晚饭，我们围坐一桌，把家常当下酒菜，把牵挂装进酒杯，把祝福酿在酒里。

大年初三，妹妹和姑姑们都齐聚老家，真是热闹非凡。热闹中最大的亮点是拜大年：我们姐弟四个，再加上每家两个孩子，一一给老爸拜年。为了让老爸开心，我们还增加了趣味性环节：铺上红地毯，在老爸面前放个磕头能发出清脆响声的盆子，老爸听到响声才发压岁钱。堂屋红毯前，长幼排成行，次第来拜年。老爸好像只有把钱发给孩子们才最开心。趣味活动结束后，孩子们高兴欢呼雀跃，老爸开心得像个孩子，那样热闹、幸福的场景让人难忘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捧住了什么。回味刚才幸福的场景，瞬间懂得，我捧住的，是其融融的暖意。可这又何止是片刻的温暖？我捧住的，是永不褪色的亲情！它藏在老爸的笑容里，藏在弟弟妹妹清脆的笑声里，藏在姑姑与表姐温柔的叮咛和关切的目光里，岁岁年年，永不褪色。

但高兴之余总感觉少了什么，屋里屋外都是年，再热闹，心里总有个地方空着，于是我想起了母亲。是啊，如果母亲在，该多好啊！我可以在母亲身边撒个娇，也可以倾诉好多家长里短。可是这种奢望只能再次成为春节团聚的遗憾。就像海来阿木在歌曲《梦底》中唱道：“攒了好多想讲给你，何其有幸你出现梦里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。”有时候总是怪自己不能把母亲留住，后来慢慢懂得，母亲并没有真正离开，只是住进了我们的梦里，藏在心里最深最软的地方。我相信，母亲一直在呵护着我们，也在享受着我们的幸福。

原来，新春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是繁华盛景，而是亲人在侧、暖意盈怀，感受血脉相连的深情。幸得这一场新春之约，感谢以春节这种特殊相聚的方式，让离散的时光重聚，让牵挂的心相依。

诗风 词韵

元宵节叙事

■朱红蕾

灯海里藏满了生活的意义  
丙午马年的马蹄声声  
与时间的形状吻合

风在春天的腹部发出声响  
灯笼的身体，驮着圆月的落日  
多么希望它们能停下脚步  
烟花易冷，元宵节后  
年就要远行了

时间顺流而下  
接下来是春暖花开  
然后，夏天从雷声中降临  
秋天在桂花雨中飞翔  
冬天奔向下一年的天空，无边无际  
人们再次提及年，提及元宵节

我们记得生活的样子  
播下的种子在黑暗中发芽  
有人缝补生活，有人收藏世界  
时光汹涌，一年又一年  
生命的旷野  
大地上的书写，如此清晰

